



每当身处异乡，就算是天山珍海味，时间久了也常常会让人不适甚至腻歪，于是，故乡的味道就会不时地冲撞着我们味蕾的记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莜面，如同一枚烙印在我记忆中不曾漫漶，儿时狼吞虎咽的饕餮之兴不时时袭来，也成为家乡游子挥之不去的乡思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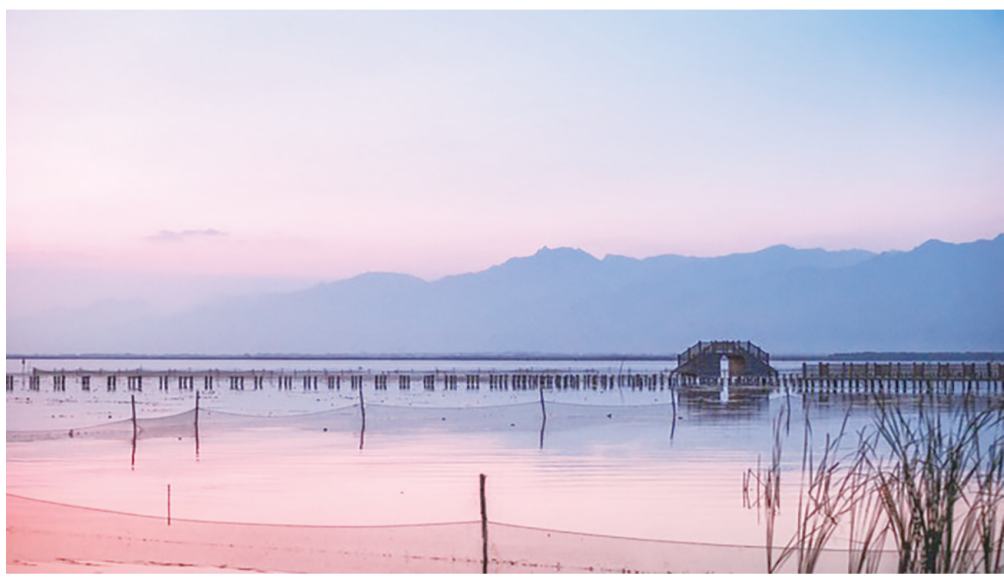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川人，家乡的饭菜，妈妈的味道，连同我的胃、我的情已被牢牢维系在一起难以割舍。——柴火燃烧着炙烈的火焰，手拉风箱“片儿嗒片儿嗒”地节奏，一大盆金黄诱人的土豆丝，一碗飘着胡麻油花的酸菜盐汤，蒸笼里将熟的莜面香气已经荡漾开来……如果是在严寒季节，更有弥漫整个屋子的水蒸气，如烟似雾，湿润而温馨。与莜面一同被蒸熟的，还有调料齐全的山蘑菇肉汤，再加土豆片或者土豆条。——这，才是地道的家乡饭，浓浓的故乡味儿。

姥姥家在盛产莜麦的乡村，姥姥系一个头戴蓝花头巾，农妇的手粗糙，她会像变魔术一样完成一顿香喷喷的莜面大餐。那时，每年母亲总要带着我去姥姥家秋收帮工。憨厚绵善的小脚老太太，三间陈旧的土坯房，窗户的下方为“四大眼”玻璃，上面的方格子糊着花花绿绿三角形窗花纸，门窗上依旧“贴着”早已经被日晒雨淋褪了色的春联。当院还有垒砌了护台的老井，没看到辘轳，只有长长的石头水槽。比较宽敞的院子，少不了齐整的菜畦，羊圈以及浓浓的羊儿们的味道……这，就是深深镌刻在我儿时心底的姥姥家的全景图。

姥姥在村中算作能干的女人，缘于她不仅能够做农活，种地、锄田直到秋收，那可是“秀女”也得下床的农忙季节，何况老婆婆呢。做家务尤其是洗衣做饭更是妇女们最基本的本领，姥姥也是从小就掌握了几乎全套的做莜面的本事，推窝窝、搓鱼鱼、擀圪圪、打拿糕更是拿手绝活，而且还可以做出更多的花样，只要有工夫。推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莜麦自古就是武川主要的粮食作物，莜麦产品当然就是这一

## 日抒怀

■石俊峰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塞外西湖”哈素海，是黄河几经变迁而遗落在土默川平原的天然湖泊，曾经称牛轭湖、后泊儿、陶思浩西海子，似无边的海，有岸的湖。

## 时光流影

■禄永峰

到了深秋，一场雨后，一些树木，便开始有零零星星的叶子飘落下来。

我每天往返穿行的庆城东路，道路两旁栽植的是樱花树。它们的叶子好像比别的树木更怕冷，一树树绿油油的叶子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金黄色，若是有一点风，便纷纷扬扬洒满一地。樱花栽植在北方，叶子落得早。城区环卫工人还得趁早给树身裹一层棉布，待来年五六月才解开。樱花在春天醒得比较迟，别的树木的花已经开败，叶子绽绿的时候，樱花的叶子才慢慢腾腾地露出枝头。樱花盛开到夏天了，那一束一束的樱花，把满树的叶子遮住了。

无论什么树种，一片片叶子待在一棵树上的时间，要比花开的时间长久得多。叶子像是树的衣裳，从春天开始与一棵树形影不离。只有到了深秋，才纷纷离开大树，回归大地。凝视一枚枚叶子飘落的过程，它们竟然是那么悠

然，落在地上的声音，一点也不吵。我喜欢看到一片片叶子自然落下的过程。这是一片片叶子与树的一次短暂道别。

在城区，我每年深秋有几天在街头会无意中注意到，总有环卫工人手持竹竿，绕着一棵棵树冠使劲地打下去，他们要提早让一片片叶子落下来，最好是在竹竿的敲打下，一树树的叶子瞬间哗哗啦啦落尽。不管是什么树的叶子，最后都是被垃圾车拉走。一棵树被栽植在城市，就连叶子什么时候落，也由不得树自己。我不由感慨，城里的树，一点儿也没有生长在村庄那么无拘无束。

今年秋天，我回到乡下农村，柳树的叶子还密密地挂在树梢，但颜色已经变得深沉。枝头上的叶子在风里传来啦啦啦啦的声音，在我耳畔萦绕着。柳树在春天可算得上发芽最早的树种之一，它们争先恐后给大地播绿；到了深

秋，它们的叶子还要守住枝头，多绿些天。作为一种并不名贵的树种，柳树在乡下活出了气概。

父亲说，今年的秋雨比往年多多了，连续十几天的雨，把场上储藏的柴火都淋湿了。父亲一遍遍地清扫苹果园里的树叶，烧炕、煨炕。尽管树叶有些潮湿，但是在炕洞里还是慢慢地燃了起来，一股股烟顺着烟囱冒出去，并不刺鼻。夜间的炕暖暖的，偶尔可以听到炕洞里的树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这是潮湿的树叶燃着了的声音。若是有一股风吹过，正冒出烟囱的烟被吹出炕洞门，朝着屋里飘散着，我可以闻到淡淡的柴火味道。

父亲指着苹果园里落在地上的叶子说：“这都是熟透了”的叶子。”熟透的叶子，才不会腐烂，叶面还有股韧劲，经过几日风吹日晒，踩上去也不会破碎。当柴火烧才不会冒黑烟，还

暖的。若是没有熟透的叶子，即便晒干，烧的时候只冒黑烟不起火焰。

叶子是温暖的，它的温暖源自一棵棵树。树的木质还会决定叶子的质地。若是发木快的树木，它们的叶子也不耐烧。梧桐树的叶子，叶片大，但烧起来远远比不上槐树、杨树和苹果树的叶子。“哗”的一下燃着了，很快成了一堆灰，温度就是起不来。这一点，恰似农田里的玉米秸秆。玉米在北方的农作物里算得上是长得特别快的农作物，接上雨水会冒节生长。待秋天玉米成熟后，满地的秸秆不多日便会彻底枯萎下去，但村庄很少有人将其当柴火烧的。

我对一棵棵树肃然起敬。透过一片片叶子，它们彰显出了内外如一的品质，比生活在大地上的有些人虔诚多了，永远不会挖空心思去掩饰自己。

# 蒸笼里的乡愁

■李海燕



精品。女性的手掌原本不大，然而一经姥姥的左右手开弓，八根平展展、匀溜溜的面线就会在宽大的案板上快速形成，那面线细长浑圆，连绵不绝，直接延伸到案板的最边缘，然后再用五指夹起四个面团，就那么一甩，使之重叠，使之堆积，然后移放蒸屉，薄厚尽量均匀，顺序也要美观。既要保证透气，也要便于用筷子挑起来。当然，动筷子的时机也有讲究，否则“一挖两道壕”既不雅观也不便挑开蘸汤汁。这一道工序完成以后，距离大快朵颐的时刻也就很接近了。当然，蒸莜面也有个火候的讲究在里面。而且，蒸莜面蒸气的压力以及保持的时间随着季节以及地区海拔不同而有所不同，钟表有时候也不能给出所有的正确答案。

首先是要把水烧得开了花，确保一定时间内达到蒸汽的压力。否则，那莜面就会“丝”（耽搁了火候，没熟透，甚至“拉丝”了）。上笼之后马上就要大火升压，干柴、羊砖、牛粪片都可以作为燃料，只要火焰旺盛。通常，为了综合利用热量，姥姥这时会在锅底带锅煮一些新挖的土豆。“后山三件宝”其中的两宝——山药、莜面，这可是天生的黄金搭档。只有这两者的搭配，才增添了彼此配合别样的滋味。在这个时间段内，我这个“火车”一边加柴火，一边拉风箱，炉灶里火苗串得老高，火苗光一闪一闪照亮昏暗的农舍，也照亮拉风箱的大姐或二姐的面庞时亮时暗，柴火燃烧得噼里啪啦的声响，烟味却悄悄地弥漫在小屋中，有时候火苗在炕洞中受阻会倒扑，火苗舌头一样抵出灶口，她额前几根稚嫩的刘海也往往会卷出来的火苗烤焦。

莜面的香味早已让人饥肠辘辘，但大青山的高原气候也催生了人的忍耐，时间过了很长，姥姥才揭开了锅盖，笼里的蒸汽像仙女出场时的烟雾缭绕，大家都在准备自己的碗筷和碗中的菜肴。

只有姥姥忙得不亦乐乎却又有有条不紊。拌好筷子粗细的土豆条，还有自家菜园子现拔的小白菜，那可是纯粹的绿色蔬菜。胡麻油炆点辣椒以及扎麻麻花，盐醋一放，凉拌便妥当。此刻，色香味俱全的蔬菜汤料，加上新鲜出笼的蒸莜面浓郁的香味，对于刚刚从地里干活归来的大人们的辘辘饥肠，真的是极具诱惑的呢。当然，同时被请上饭桌的，还有煮开了花的土豆，单吃或者跟菜汤拌在一起都是不错的吃法。一大家子连老带小，或盘腿或坐板

凳，趁着热气，拌着凉汤，就着大蒜吃了个酣畅淋漓，尽情享受这么顺口的饕餮大餐。然而也不宜太过贪吃，正如那句俗语：莜面吃到半饱饱，一喝凉水正好好。因为莜面不仅口感良好，而且具有较高的饱腹感，吃得太饱就会撑得慌呢。

其实，姥姥担心我学不好做莜面在婆家不好混地位完全多余，因为，婆家不一定就需要媳妇非得能做莜面。譬如我曾经在大西南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那边的食材及饮食习惯迥然不同，更糟糕的是带过去的莜面根本就不服水土，多次尝试竟不成功。这样，就更会让我时时想起姥姥教我做莜面的情景，进而勾起我浓浓的乡思、乡愁来。时时想起那时吃得多么惬意，多么满足，从制作到享用又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过程。儿时已经不再，离家又那么遥远，长水稻的地方终究不适合种莜麦，于是，故乡的莜面就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思乡情节，而肠胃的不满足又成为内心遗憾的催化剂。敦厚淳朴的故乡人，山药莜面组合成的符号，时时牵动我绵绵不断的乡愁。

后来，终是抵不住故乡的深情呼唤，于是，只有毅然回归。工作之余，我就打算把这种热恋尽量弥补回来。除了亲自向当地非遗专家请教莜面制作技艺的历史，我也会观摩请教制作高手，甚至别出心裁创造了南北融合的新工艺和新搭配。尤其是在汤料方面作了尝试改进，甚至将南方人常用的调味品加进来，制作了南方菜肴与北方主食的“高配”，以期适合南方客人以及国外来宾们的独特口味。

民以食为天，对于我来说餐有莜面，已是人生之大幸，所有的缺憾在大快朵颐一餐莜面之后便得到了补偿。想想“好吃的”未必是高档酒店里花大把银子由大厨制作的，而“好吃”是好吃的根本。乡愁，就是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

我总是对故乡的沙质土地满怀一种感恩的心，我又奇怪上天会让这块土地的土豆莜面品质绝冠天下，“出自名门”。于是就感觉到命运对我足够垂青，所有的快乐与惆怅，在故乡凉爽的夏夜统统带入梦乡。



## 诗 林漫步

# 贺神舟十七号 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戴武光

一  
又见酒泉烈焰腾，  
出征天宫愈从容；  
火箭托举力量大，  
神舟起飞气势雄；  
乘组三人英姿飒，  
圆梦九霄责任重；  
大国航天最精彩，  
卅战卅捷硕果丰。

二  
问天阁畔国旗红，  
再征苍穹九重重；  
大漠胡杨三千年，  
民族脊梁巍然耸；  
丹心铁血航天人，  
艰苦奋斗报国情；  
戈壁滩上创业伟，  
指日筑就太空城！

## 秋叶

(外一首)

■高培堂

告别秋风  
无声无息  
悄悄地飞舞  
默默地飘落  
仿佛是一个  
恬静的婴孩  
落在大地母亲的摇篮里  
睡着了  
却年复一年  
永远做着绿色的梦  
从不惋惜枯萎了的生命  
因为你曾把浓绿  
献给了花的鲜红  
果的金黄和树木年轮上  
新刻的生命图形  
鲜绿时  
是为了生命  
枯萎时  
也是为了生命  
即使化做泥化做土  
还是为了生命  
因为你为大地母亲  
摇篮里  
永远的婴孩

## 老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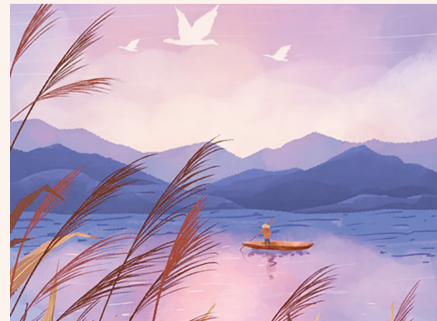
你的存在就是  
绿色的召唤  
荒山秃岭上  
你挺直身躯  
接受太阳的注目礼

你的飘扬就是  
阳光雨露  
新的种子  
在你的滋润下  
阵阵膨胀

你的挺拔就是一种  
榜样  
站立或倒下  
是生命与厄运  
在较量

当所有的种子  
在你的周围都  
站立起来时  
当荒山秃岭  
变成一片绿色时

你已成为了森林中  
最高最大的老树  
成为绿色的旗帜  
成为和大自然  
和谐相处的灵魂



本版图片来源：iC photo

编辑：黄涵琦 张文静 美编：晓行